

第十六回 節孝難忘半就半推愁忤逆 死生說破大驚大喜快團圓

詞云：

眼耳雖然稱的當，若盡憑他，半是糊塗帳。花事喧傳風雨葬，誰知原在枝頭放。死去人兒何敢望，花燭之前，忽見他相傍。這喜陡從天上降，早驚破現團圓相。

〈蝶戀花〉

話說江閣老算計定，要送二小姐入蜀，因命家人打點行裝，備具舟楫，擇日長行。彩雲與夫人作別而去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雙星進京復命，一路府縣官知他是欽差，又是少年狀元，無不加禮迎送，甚是風騷。雙狀元卻一概辭免。一日行到了天津衛地方，雙狀元因念小姐死節於此，遂吩咐住船，叫手下在河邊寬闊處，搭起一座篷廠來，請了十二個高僧，做佛事超薦江蕊珠小姐。道場完滿，又親制祭文，身穿素服，著人擺設祭禮，自到河邊再三哭奠。因命禮生讀祭文道：

惟某年某月某日，新科狀元賜一品服奉使海外封王孝夫雙星，謹以香燭庶饘之儀，致祭於大節烈受聘未婚雙夫人江小姐之靈曰：嗚呼！夫人何生之不辰耶？何有緣而又無緣耶？夫人鍾山川之秀氣，生臺閣之名門，珠玉結胎，冰霜賦骨，閨才傾絕代，懿美冠當時。使皇天有知，后土不昧，先播淑風，早承聖命，則今日友配青宮，異日母儀天下，安可量耶？奈何父兮母兮誤許書生，又恨貧兮賤兮未迎之子，適聖世之流采無方，忽一旦而寵詔自天，乃貞女之講求有素，不終日而含笑入地。嗚呼，痛哉！何能已也，不知其可也！夫人未嘗蹈其轍，是誰之過歟？雙星安敢辭其辜！至今夫人游魂已散，而姓字生香；雙星熱面雖存，而衣冠抱愧。百身莫贖，徒哀哀而問諸水濱；一死未償，實踟躕而難容於世上。嗚呼！問盟則言猶在耳，問事則物是人非，問婚姻則水流花謝矣。有緣耶？無緣耶？夫人何生之不辰耶？嗚呼哀哉！伏惟尚饗。

條文讀罷，雙星涕泗交流，痛哭不已，見者無不垂淚。祭畢，雙星隨即起早進京復命。

到了京中，次早五更入朝，進上各國表章，又將各國貢獻的奇珍異寶一同進上。天子親自臨軒，先看了雙星的奏疏，知海外百餘國，盡皆賓服，又各有進奉，龍顏大悅。因宣雙星上殿，親賜天語道：「遐方侍遠，久不來王。今日一旦輸誠納款，獻寶稱臣，實古所稀有。此皆爾才能應變之所致也，其功不小。」雙星忙俯伏奏道：「皇恩浩蕩，聖德汪洋，四海皆望風而向化，微臣何功之有？」

天子聞奏愈喜，因又說道：「爾不辱君命，又有跋涉之勞，其功不可不賞。特賜爾為太子太傅，黼黻皇獻，佐朕之不逮。」雙星連忙謝恩。謝畢，因又奏道：「臣草莽蒙恩，叨居鼎甲，雖披瀝肝膽，亦不能報皇恩於萬一。但出使經年，寡母在堂，未免倚門望切，乞陛下賜臣歸里，少效烏鳥三年，再展終身之犬馬，則感聖恩無盡矣。」天子聽了大喜道：「不盡孝焉能盡忠，准爾所奏。三年之後，速來就職可也。」賜黃金百鎰，美錦百端。雙星謝恩退出。百官聞知，盡來恭賀。

雙星恐怕在京耽延，又生別議，遂連夜收拾，次早即辭朝出京。及屠駙馬聞知，再打點同公主入朝懇天子賜婚狀元，而狀元已離京遠矣。無可奈何，祇得罷了。

正是：

夜靜休將香餌投，鰲魚早已脫金鉤。

洋洋圍圍知何處，明月空教載滿舟。

雙星請告出京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江閣老同了彩雲小姐並侍從，望四川而來，喜得一路平平安安，不日到了雙流縣，尋了寓處住下，隨命家人到雙家去報知。家人尋到了，因對門上人說道：「我是浙江江閣老老爺家的家人，有事要稟見太夫人。」門上人見說是江小姐家裏人，便不敢停留，即同他到廳來見夫人。江家人見了夫人，忙磕頭稟道：「小人是浙江江太師老爺家家人，雙狀元與家老爺是翁婿。前日雙狀元已在本府，與小夫人結過親了。今狀元進京復命，故家老爺親送小夫人到此，拜見老夫人。今已到在寓處，故差小人來報知。」

雙夫人聽了這番言語，竟不知這小夫人又是誰人，心中疑惑，一時不好回言，祇得起身入內，與小姐說知。小姐聽了，又驚又喜又狐疑，想道：「終不成我父親直送彩雲到此？」因對雙夫人說道：「婆婆可叫來人見我。」雙夫人忙著人去叫。江家人見叫他入內，祇得低著頭走進，到了內廳前檐下。小姐早遠遠看見是江安，忙叫一聲：「江安，你可知我小姐在此麼？」那江安忽聽見有人叫他名字；不知是誰，忙抬頭往廳上一看，忽見蕊珠小姐坐在雙夫人旁邊，再看是真，直嚇得魂魄俱無。不禁大叫一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就往外飛跑去了。

小姐忙叫家人去趕轉。家人因趕上扯住他道：「小夫人叫你說話，為何亂跑？」江安見有人扯他，急得祇是亂推亂掙道：「爺爺饒了我罷？我一向聽得人說，四川相近鄂都城，有鬼，今果然有在你家。嚇殺人也，嚇殺人也！」雙家人笑道：「老兄不要慌，鬼在那裏？」江安道：「裏面坐的小姐，豈不是鬼？」雙家人道：「老哥不要做夢了，小姐雖傳說投河死了，卻喜得救活在此，你不要著驚。」江安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果是真麼？你不要哄我。」雙家人道：「我哄你做甚，快去見小姐！」

江安方定了神，又跑進來，看著小姐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原來小姐果然重生了，這喜是那裏說起？」小姐道：「且問你，老爺為何到此，夫人在家好麼？」江安道：「老爺與夫人身體雖喜康健，祇因聞了小姐的死信，也哭壞了許多。老爺此來，是為二小姐與雙狀元已結過親，因雙狀元進京，故送二小姐來侍奉老夫人。誰知無意中遇著小姐，真是喜耶！待小人快去報知老爺與二小姐，也使他們歡喜歡喜。」小姐聽了，也不勝歡喜。因吩咐江安道：「你先去報知也好，我這裏隨後就有轎馬來接。」江安急急去了。小姐就與雙夫人說明，忙差青雲、野鶴，領著轎馬人夫去迎請。

江閣老已有江安報知，喜個不了，巴不得立刻就來相見。及轎馬到了，一刻也不停留，就同彩雲上轎而來。小姐聽見父親到了，忙親自走到儀門口，接了進來。到得廳上，先父女抱頭大哭一場，又與彩雲執手悲傷了一遍，然後歡歡喜喜說道：「今生祇道命苦，永無相見之期，誰知皇天垂佑，又得在此相逢，真人生僥倖也。」小姐先拜了父親，就與彩雲交拜。拜畢，方請雙夫人帶著雙辰出來相見。相見過，彼此稱謝。蕊珠小姐又與雙夫人說明彩雲小姐續盟之事，又叫彩雲拜了婆婆。雙夫人不勝之喜，因命備酒，與親家洗塵，合家歡喜不過。

正是：

當年拆散愁無奈，今日相逢喜可知。

好向燈前重細看，莫非還是夢中時。

大家喫完團圓喜酒，就請江閣老到東邊廳裏住下。彩雲小姐遂請入後房，與蕊珠小姐同居，二人久不會面，今宵乍見，歡喜不過，就絮絮聒聒，說了一夜。說來說去，總說的是雙狀元有情有義，不忘小姐之事。蕊珠小姐聽了，不勝感激。因暗暗想道：「當日一見，就知雙郎是個至誠君子，故賦詩寓意，而願託終身。今果能死生不變，我蕊珠亦可謂之識人矣。但既見了我的書，肯與彩雲續盟，為何又坐懷不亂？祇這一句話，尚有三分可疑。」也不說破，故大家在閨中作樂，以待狀元歸來，再作道理。

過了月餘，江閣老就要辭歸，蕊珠小姐苦苦留住，那裏肯放。又恐母親在家懸望，遂打發野鶴先去報喜。江閣老祇得住下。又過不得月餘，忽有報到，報雙狀元加了太子太傅之銜，欽賜榮歸養親，大家愈加歡喜。

江小姐聞知，因暗暗對雙夫人說道：「狀元歸時，望婆婆且莫說出媳婦在此，須這般這般，試他一試，方見他一片真心。」雙夫人聽了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我依你行。」遂一一吩咐了家下人。

又過不得些時，果然狀元奉旨馳驛而還。一路上好不興頭，十分榮耀。到了成都府，早有府官迎接；到了雙流縣，早有縣官迎接。雙夫人著雙辰直迎至縣城門外。雙星迎接到家，先拜了祖先，然後拜見母親道：「孩兒祇為貪名，冬溫夏清之禮，與晨昏定省之儀皆失，望母親恕孩兒之罪。」雙夫人道：「出身事主，光宗耀祖，此大孝也，何在朝夕？」兄弟雙辰又請哥哥對拜。拜畢，雙夫人因又說道：「浙江江親家，遠遠送了媳婦來，實是一團美意。現住在東廳，你可快去拜見謝他。」雙星道：「江岳父待孩兒之心，實是天高地厚。但不該送此媳婦來，這媳婦之事，卻非孩兒所願，卻怎生區處？」雙夫人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有話且拜見過再說。」

雙星遂到東廳，來拜見江閣老道：「小婿因歸省心急，有失趨侍，少答劬勞，即當晨昏子舍，怎反勞岳丈大人跋涉遠道，叫小婿於心何安？」江閣老道：「兒女情深，不來則事不了，故勞而不倦，狀元宜念之。」說不完，彩雲早也出來見了。見畢，雙星因說道：「事有根因，我雙星與賢卿所續之盟，是為江非為雙也。賢卿為何遠迢迢到此？」彩雲因答道：「事難逆料，狀元與賤妾所守之戒，是言死而非言生也，賤妾是以急忙忙而來。」

雙星聽了，一時摸不著頭路。因是初見面，不好十分搶先，祇得隱忍出來，又見母親。雙夫人因責備他道：「你當先初出門時，你原說要尋一個媳婦，歸來侍奉我。後秋試來家，你又說尋著了江家小姐，幸不辱命。今你又僥倖中了狀元，江閣老又親送女兒來與你做媳婦，自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美事，為何你反不悅？莫非你道我做母親的福薄，受不起你夫妻之拜麼？」雙星道：「母親不要錯怪了孩兒，孩兒所說尋著了江家小姐，是大女蕊珠小姐，非二女彩雲小姐也。」雙夫人道：「既是大小姐，為何江親家又送二小姐來？」雙星道：「有個緣故，大小姐不幸遭變，為守孩兒之節死了，故岳父不欲寒此盟，又苦苦送二小姐來相續。」

雙夫人道：「續盟之意，江親家可曾與你說過？」雙星道：「已說過了。」雙夫人道：「你可曾應承？」雙星道：「孩兒原不欲應承，祇因大小姐有遺書再三囑託，孩兒不敢負他之情，故勉強應承了。」雙夫人道：「應承後可曾結親？」雙星道：「親雖權宜結了，孩兒因忘不得大小姐之義，卻實實不曾同床。」雙夫人道：「你這就大差了。你雖屬意大小姐，大小姐雖為你盡節，然今亦已死矣。你縱義不可忘，祇合不忘於心，再沒個身為朝廷臣子，而守匹夫不娶小節之理。江親家以二小姐續盟，自是一團美意。你若必欲守義，就不該應承，就不該結親；既已結親，而又不與同床，你不負心固是矣，而此女則何辜？殊覺不情。況你在壯年，不遂家室，將何以報母命？大差，大差！快從母命，待我與你再結花燭。」雙星道：「母親之命，焉敢有違。但不必同床，卻是孩兒報答蕊珠小姐之一點癡念，萬萬不可回也。」雙夫人笑一笑道：「我兒莫要說明，倘到其間，這點癡念，祇怕又要回了，卻將如何？」雙星說到傷心，不覺淒然欲哭道：「母親，母親，若要孩兒這點癡回時，除非蕊珠小姐再世重生，方纔可也。」

雙夫人聽了，又笑一笑道：「若是這等說，我要回你的癡念頭便容易了。」雙星也祇說母親取笑，也不放在心上。雙夫人果然叫人檢了一個黃道吉日，滿廳結彩鋪氈，又命樂人鼓樂喧天，又命家人披紅掛彩，又命禮生往來讚襄，十分豐盛熱鬧。到了黃昏，滿廳上點得燈燭輝煌。禮生喝禮，先請了狀元新郎出來，然後一陣侍妾簇擁著珠冠霞帔閨老小姐出來，同拜天地，又同拜母親雙夫人，又同拜泰山江閣老。拜畢，然後笙簫鼓樂，迎入洞房。

正是：

白面烏紗正少年，瓊姿玉貌果天然。

若非種下風流福，安得牽成蘿毳緣？

狀元與小姐到了房中，雖是對面而坐，同飲合歡，卻面前擺著兩席酒，相隔甚遠。席上的錠盛糖果，又高高堆起，遮得嚴嚴，新人雖揭去蓋頭，卻纓絡垂垂，掛了一面，那裏看得分明。況雙星心下已明知是彩雲小姐，又低著頭不甚去看，那裏知道是誰。左右侍妾，送上合盞酒來，默飲了數杯，俱不說話。又坐了半晌，將有請入鴛幃之意，雙星方開口對著新人說道：「良宵花燭，前已結矣。合盞之卮，前已飲矣。今夕復舉者，不過奉家慈之命，以盡賢卿遠來之意。至於我雙星感念令先姐之思義，死生不變，此賢卿所深知，不待今日言矣。分榻而寢，前已有定例，不待今日又講矣。夜漏已下，請賢卿自便，我雙星要與令先姐結夢中之花燭矣。疏冷之罪，統容荊請。」

說罷就要急走出房去。祇見新人將雙手分開面上的珠絡，高聲叫道：「雙郎，雙郎，你看我是那個？你果真為我蕊珠多情如此耶！你果真為我蕊珠守盟如此耶！我江蕊珠獲此義夫，好僥倖耶！」雙星突然聽見蕊珠小姐說話，喫了一驚，再定睛一看，認得果是蕊珠小姐。這一喜非常，便不問是生是死，是真是假，忙走上前，一把抱定不放。道：「小姐呀，小姐呀！你撇得我雙星好狠耶，你想得雙星好苦耶！你今日在此，難道不曾死耶，你難道重生耶，莫非還是夢耶？快說個明白？」小姐道：「狀元不須驚疑，妻已死矣，幸得有救，重生在此。」雙星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小姐道：「若不是真，小妹緣何在此？」雙星方大喜道：「賢妹果重生，祇怕我雙星又要喜死耶？賢妹呀，賢妹呀，且莫說你為我雙星投河面死之大節，即遺書託令妹續盟這一段委曲深情，也感激不盡。」

小姐道：「狀元為我辭婚屠府，而甘受海上風濤之險，這且慢論，祇舍妹續盟一段，而狀元既念妻之情而不忍違，又守妾之義而斷不染，真古今鍾情人所未有，叫我小妹如何不私心喜而生敬？」雙星道：「此一舉，在賢妹可以表情，在愚兄可以明心，俱得矣。祇可憐令妹，碌碌為人，而徒享虛名，毫無實際，他一副嬌羞熱面，也不知受了我雙星多少搶白；他一片懇款真心，我雙星竟不曾領受他半分。今日得與夫人相見，而再一回思，殊覺不情，不能無罪。明日還求賢妹，率我去負荊以請。」蕊珠小姐道：「這也不消

了。舍妹前邊的苦盡，後面自然甘來，何須性急？可趁此花燭，著人請來，當面講明，使大家歡喜。」

侍妾纔打帳去請，原來彩雲此時正悄悄伏在房門外，聽他二人說話，聽到二人說他許多好處，再聽見叫侍妾請他，不待請竟揭開房幃，笑嘻嘻走了入來，說道：「二新人幸喜相逢，我小妹也祇得要三曹對案了。狀元疑小姐的手書是假，今請問小姐是假不是假？姐姐疑狀元與妹子之花燭，未必無染，今請問狀元是有染是無染？」雙星與蕊珠小姐一齊笑說道：「手書固然是真，而續盟亦未嘗假。從前雖說無染，而向後請將顏色染深些，以補不足，亦未為不可。二小姐何必這等著急？」彩雲聽了，也忍不住笑將起來。雙星因命撤去套筵，重取芳樽美味，三人促膝而飲。細說從前許多情義，彼此快心。直飲到醉鄉深處，方議定今宵巫峽行雲，明夕陽臺行雨，先送彩雲到高唐等夢，然後雙星攜蕊珠小姐同入溫柔，以完滿昔日之願。正是：

人心樂處花疑笑，好事成時燭有光。

不識今宵鴛帳裏，癡魂銷出許多香。

到了次夜，蕊珠小姐了無妒意，立逼雙郎與彩雲踐約。

正是：

記得聞香甘咽唾，常羞對美苦流涎。

今宵得做鴛鴦夢，這段風流豈羨仙。

雙星閨中快樂，過了三朝，然後重率大小兩個媳婦，拜見婆婆。雙夫人見他一夫二婦，美美滿滿，如魚水和諧，怎麼不喜。又同拜見岳丈，江閣老更是欣然。大家歡歡喜喜，條忽過了半年。

江閣老見住久，忽思量要回去。雙星因與母親商量道：「兩個媳婦本該留在家中，侍奉母親。但岳父母老年無子，教他獨自回去，卻於心不安。」雙夫人道：「江親家將兩個女兒嫁你，原因你作半子之靠，若一旦留下兩個媳婦，豈不失他之望？況你自幼原過繼與他為子，就不贅你為婿，也不該忘恩負義。何況招贅之後，又有許多恩義，怎生丟得下。你自同兩個媳婦去完你之事，不須慮我，我自有雙辰侍奉。況雙辰已列青衿，又定了親事，自能料理家事。」雙星聽了，一時主張不定。轉是兩個媳婦不肯，道：「豈有媳婦不事婆婆之理？既是叔叔料理得家事，何不連婆婆也接了同去，祇當隨子赴任，庶幾兩便。」雙夫人卻不得媳婦之情，祇得允了。便急急替雙辰完了親事，然後一同往浙，到了江府。

江夫人久已有野鶴報知，今日母子重逢，其樂非常。又見雙星同雙夫人俱來，知是長久之計，更加歡喜。從此兩家合作一家，骨肉團圓，快樂無窮。後來雙星的官，也做到侍郎，無忝父親書香一脈。又勉勵兄弟雙辰，也成了進士。蕊珠與彩雲各生一子，俱登科甲。江閣老夫妻，俱是雙星做了半子送終。又以一子繼了江姓。雙星恩義無虧，故至今相傳，以為佳話。

有詩為證：

眼昏好色見時親，意亂貪花處處春。

惟有認真終不變，故今傳作定情人。

[返回 >> 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